

表解裡面第三段解釋「蓮華」。前面我們將經題「妙法」兩個字是概略的介紹出來。實在說經裡面所講的妙義無有窮盡，智者大師講了九十天，實在也是滄海之一滴，我們也講了不少次，可以說是略說妙義。就教法上講，是機感相應之妙，佛以一乘法教化諸菩薩，這是妙不可言。就理上講，性相皆妙，「觀十法界，一界十如，十界百如，百界千如」，這是性相理妙。如果就修行來說，這因果是妙極了，「但有聞法者，無一不成佛」。日本人大概就是看到經裡面這一句，所以日本人非常盛行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。諸位要到日本去，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這個牌子可以說到處都是，幾乎每個廟裡面你都能看到，或者是刻在石頭上，或者是刻在木板上，普遍都是。他們不念經只念經題，他們也不研究經裡面的道理，大概只是經上講，但聞經題，無不成佛，好，他們就念這經題，以為自己就成佛。跟諸位說，這個話當然不是假的，只能夠說在阿賴耶識裡面種了一乘佛法的種子，成佛當然會成，不是在這一生。這一生要成佛一定要依教修行，妙因才能成就妙果。這是經題稱之為「妙法」。

「蓮華」是比喻，因為妙法這個理太深了，淺智初學很不容易理解，理路要是不明，修行就有障礙。所以修行，無論在哪個法門，次第總是信解行證，《法華經》也不例外。所以說是只有信，沒有解，我們的行依舊免不了盲修瞎練。解要解得深、要解得圓，才能破除疑障。理既然太深，佛不得不用比喻來說，所以經上常講「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」。在教學裡面用比喻是相當廣泛的，世出世間就善於教學的都懂得用這種教學法，藉其他的物相來做比喻，

叫我們體會其中的道理。佛在《法華經》一共舉了有七種比喻，七種喻都是顯示開權顯實的道理。七種比喻當然都是比喻妙法，為什麼在七喻裡面單取蓮花做為經題？古德有解釋，七喻裡面蓮花是總喻，其餘的比喻是別說，總可以包括別，這是以蓮花做為經名的理由。亦有大德說，蓮花不能把它當作比喻看，因為蓮花是當體得名。一切萬物本來是無名的，沒有名相的，名相是人為的。在太初，這些聰明人給這萬物一椿一椿都取個名字，後來一些人都依照聰明人取的名字來辨別萬物。所以物本來沒有名。本經「蓮華」之稱就是法華三昧當體之名，意思是說法華的法門清淨無染，因果微妙，所以叫做《妙法蓮華經》，「蓮華」的名稱就是法華三昧當體之名，古德有這麼個講法。這樣講法也很有道理，反正言之成理就行，能講出個道理出來就可以。

可是智者大師，這是法華宗第一代的祖師，他老人家還是把它當比喻來解釋。所以這部經的經題是法喻立題，七種立題裡面屬於法喻立題。用蓮花來比喻前面所講的妙法。既然是妙法了，我們就不可以求它的幽玄。譬如我們用扇子來比喻月，古時候用團扇，圓圓的，月亮像什麼？你看月亮像扇子一樣圓圓的。那是比喻，扇子並不就是月亮。你要知道，月亮月光很清涼，扇子沒有清涼光，你要在扇子裡面去找光明，到哪裡去找？換句話說，不可以在團扇上求光明是一個意思。蓮花是比喻妙法的，不能在蓮花裡頭求妙法。這是實在不得已的辦法，千萬不要以為妙法大概就在蓮花裡面，那就錯了。尤其今天上午我們講的《六祖壇經》，《壇經》實在說太好了，一切大乘經理論的精華都在《壇經》裡。文字不多，只有兩萬字，兩萬字在今天是小文章一篇，把一乘教義完全含攝在其中，這個實在是了不起，一切經論所說的道理都不超過《六祖壇經》。所以《壇經》確實是便於受持。妙法在一心之中，凡是比喻都是比

喻個彷彿，沒有法子比得說恰到好處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這就是首先要曉得的，用比喻是不得已，有智之人不要著比喻之相，要通其理而悟其理。

也許有人要問，花的種類太多，像《華嚴經》，「華嚴」是比喻，比喻什麼？比喻「大方廣」。大方廣是法，就同此地講的妙法一樣，它是用蓮花來比喻，而大方廣法是用雜花來比喻。《華嚴經》的經題是省掉了，具足翻譯經題是「大方廣佛雜華嚴飾經」，這才是它的完全名字。飾是裝飾，雜花就是什麼花都有，好像這個花園，世界上任何花，只要有花它那都有，萬花莊嚴，取這個意思，應有盡有。而這部經裡面，在萬花當中只取一種，只取蓮花，而不取其餘的花，這又是什麼緣故？《華嚴經》採取萬花來做比喻，是得其全、得其圓滿；此經用蓮花來比喻，是得其妙。

花雖然是有多種，可是有粗妙不同，有一些花有花無果，比作外道，外道雖然勤苦的修學，到後來沒有結果。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的，外道包括我們自己學佛的，門內的外道，像六祖所說的，心外求法的就是外道。我們皈依佛，如果說皈依心外的佛法僧，我們就是外道。既當了外道，我們勤苦在佛法裡面修學，給諸位說，還是沒有結果，這個要知道的。三皈依是學佛的根本法，試問問我們日常起心動念、一切行為是不是依自性覺、自性正、自性清淨？有沒有依這個？如果依這三樣，那你就是真正的皈依三寶。一起心動念是智慧、是大覺，念頭是正念不是邪念，行為是清淨不是染污，你不是佛是什麼？你現前就是佛菩薩。所以這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。我們起心動念是迷惑顛倒，這就沒有皈依佛。起心動念與真性不相應，邪念染污了清淨心，你看與三寶完全相違背，那哪裡叫皈依佛？所以把狂花不結果的比喻作外道法。還有一花多果的，也有多花一果的。一花多果比喻作凡夫，造種種業，受種種果報，縱然修

善業，果報也不過是在人間、天上而已，人間、天上沒有真樂、沒有究竟樂。多花一果比喻作小乘，小乘修種種行，修四諦苦集滅道，修三十七道品，種種的法門，而只得到一個果偏真涅槃，這好比說多花一果。還有說一花一果的，比喻作緣覺，尤其是獨覺，他修行是一個法門，離一切相，也能夠得偏真涅槃。

或者有先開花後結果的，也有先有果後有花的。先果後花，比喻說初果，到了初果以後才修道，初果叫見道位，他見了道，見道而後才能起修。先有花後有果，這是比喻菩薩，菩薩是先修因後結果。可是菩薩修學的法門，先修的是緣因，因緣之緣，見了性之後才叫真修，沒有見性以前都是屬於緣修。菩薩的見道位是在初住，小乘人的見道位是須陀洹，是初果。由此可知，初住以前都是緣修，沒有找到正路，緣修等於是在摸索，這個路究竟對不對、靠得住靠不住？沒有把握。有明師指點你照這個路走，但是這個路究竟對不對自己還不曉得。你要碰到真正高明的老師指出路，那是不錯的，走到了一個階段自己才恍然大悟這條路對。你認識這條路是對的，這是初住境界；在這條路上沒有把握，是初住之前的境界。所以初住之前要依靠老師，等於那個學徒還沒有能力出師，天天得跟著老師，離開老師一定就要走錯路，有老師帶他走。帶到他自己能辨別方向，認識道路，老師不帶了，讓你自己走去，這才叫真修。這些比喻都是粗花粗果，沒有什麼妙義可言。

蓮花在一一切花裡面確實是有些不一樣，第一個出淤泥而不染，出水方清香，文人所謂說「出水芙蓉」，出水芙蓉就是蓮花。蓮花在水裡面不放香，要在水面上開花才放香氣。佛是拿這個來比喻實相在纏的時候，好比這個蓮長在泥裡面，長在泥裡面蓮的本體是清淨不染的，到它長成，離開水面開花，就好比出纏，圓明之體完全顯露出來，香氣遠聞有如名聞十方，這是比「實相在纏」。第二個

意思，有為蓮而有花，因為蓮花是花果同時，有花的時候蓮蓬裡面就有蓮子，不是先花後果，也不是先果後花，因果同時。比喻「為實施權」。這個表裡面只寫了大綱，第一個是比作「實相在纏」，第二個比喻是「為實施權」。實是真實的教法，因為眾生心粗，不能接受真實法，不得已而用權巧方便說。如果說真實法，一個就是不懂，一個就是雖然聽懂了也不能接受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六祖壇經》都是說的真實法，我們聽了也點頭，能不能照做？聽懂了也不肯幹。諸位想想，不用權巧方便眾生怎麼能得到佛法的真實受用？

所以佛在菩提樹下給那些法身大士講完《華嚴經》之後，《華嚴經》二七日中，佛在菩提樹下定中所講的，我們凡夫沒有一個人曉得，我們看到釋迦牟尼佛在打坐，哪裡曉得他在那裡講經？講這麼大的經，沒有人知道，定中所講的，實在是不思議，《華嚴經》是大不思議解脫境界！我們今天用我們的心來推想、來猜測，怎麼會不錯？沒有一樁事情你能猜得對的、你能猜中的，沒有，永遠猜不到，這是真實法。可是華嚴境界絕不是一般凡夫能夠接受的，這才不得已到鹿野苑，以小乘法來接引五比丘，為實施權。為了教眾生要證到華嚴不思議解脫境界，目標是在此地。可是看看眾生程度不夠，慢慢來教，一步一步把他的程度提升，提升到《華嚴經》的標準。這就是由阿含，再方等，再般若，再法華、涅槃，《法華經》就是華嚴境界。

「華開蓮現」，這是蓮花在水上長出來了，花一開蓮蓬裡面蓮子就現前，這是比喻「開權顯實」。這個時候大家的程度都有相當水準，可以不必再用以往的那些善巧方便，直接可以談一乘大法。經文裡面說，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。說二乘這大乘、小乘，說三乘是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那都是善巧方

便，統統都是權說。十方諸佛國土裡面唯有一乘法，並沒有二乘法，這是說真實的。可是程度、境界，沒有到這個程度，你跟他講一乘法，不能接受，得不到受用，一乘佛法他也不曉得從哪裡下手。由此我們也能看出釋迦牟尼佛教學的苦心，為了要教大家得到一乘佛法，先辦小學，阿含就好比小學；小學畢業再辦中學，方等就好比中學；中學畢業再辦大學，般若好比是大學；最後才到研究所，一乘法，這是世尊一代時教的設施。我們現在道場所講的這個可以說都是一乘法，法雖然是一乘，可是也有五乘講法，不但是二乘講法、三乘講法，有五乘講法，這個也是佛法妙不可言之處。一乘的教義可以用人天的講法，換句話，他就貶值了，貶到人天裡面，變成人天教。雖是人天教，與一乘教又相通，善用心的，有效果；不善用心的，像前面所講，有花無果。

所謂善用心的，是如法修學的人，特別是中國人，一下手就是一乘法，不走二、三的路子，這是真正了不起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印度，他老人家親自傳道都不行，都還要從先辦小學、辦中學、辦大學、辦研究所；在中國人，大學以下都不要，直接辦研究所，這是了不起。我們中國禪宗就是這個辦法，就是直接辦研究所。在中國，這些教下，實在講的，小學、中學都沒有，充其量是大學，我們確實要認真去想想其中的道理。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是一九八〇年的中國人，不是從前的中國人，從前中國人根性可以從一乘法裡面趣入，現在的中國人有了問題。問題在哪裡？接受了西洋這些邪知邪見的衝擊。如果再要加上崇洋的心理，凡是洋人所說的都是對的，中國祖先所講的都是不對的，再有這個觀念那就糟了。所以我主張，諸位有機會多到外國去玩玩，你去看過之後你就曉得外國人不如我們，我們的自尊心才能提得起來。不到外國去看看，腦子裡幻想總是外國好，總是瞧不起自己。所以中國過去先賢教學的方法

一概把它廢棄不用，學起外國人的方法來，我們就受了大害。

中國人的教學法一開頭就教你求根本智，這就是給一乘教法奠下了基礎。一乘教法裡面決定不用心意識，禪宗裡面離心意識參，教下是離心意識來學，不一樣。禪宗裡面你有疑問，你要發問，那個老師，你問題提出來，打你三十板。你再要提問題，三十板打了，你還沒答覆我？再打三十板，打到你不說話為止。不說話還要打三十板。要打到什麼時候？打到心裡面不起心動念就成了，所謂說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。我們現在能接受嗎？有理三十棒，無理還是三十棒，這是什麼個教法？諸位想想，西方人能接受嗎？不能接受的。告訴諸位，這是一乘基礎教學法。教你背誦經文，不許研究，為什麼？一研究又落到知見上，又落在心意識裡頭。一乘佛法要的是什麼？無分別智，才能把悟門打開。

一有分別就是障礙。所以在一切法裡頭，起心動念、起分別、生執著是障礙。那個老師你提出問題為什麼要打你三十板？就是你有障礙。你想答覆是你有障礙，你起心動念。你不答覆你也是障礙，不答覆什麼障礙？也起心動念，起了個什麼心？起了我很清淨，我不動心。那就壞了，你怎麼不動心？你心早就動了，所以也要打三十棒。悟了的境界跟迷的境界決定不相同。今天幾個人能夠相信這個方法，又有幾個人肯照這個方法來修學。中國過去佛門裡面福慧雙修，慧求的是根本智，是稱性的般若智慧，絕不是世智辯聰；福是為大眾服務，老修照顧初修，出家人照顧在家人，不是出家人養尊處優，不是的。出家人在寺院，居士到這裡要來參學，從前寺院有居士參學的，居士在廟裡面住幾個月、住個一年半載，常事。尤其家庭裡面生活能過得去的，對佛學很有興趣的，他就到山上去住個幾個月，住一、二年。他到山上什麼都不曉得，出家人要照顧他。居士在寺廟裡可以掛單的。所以出家人要照顧在家人，四眾是

一體，互相要尊敬。

老師指導的方法全是趣向一乘，根性利的二年、三年開悟，開悟我們俗話講得道，他得道了。他得的什麼道？一切通達了。根性要是遲鈍的，有的人一輩子都開不了悟的，這樣的人也不少，一輩子都不開悟。我們得要問問，那些人為什麼幾年他就開悟了？為什麼另外一些人一輩子不開悟？諸位要曉得，印光大師說得很好，悟與不悟還不在方法，而是在求學的態度。為什麼？方法是一樣，一個老師，在從前教幾千個學生，方法是用一樣的。可是那有悟、有不悟的實在是決定在學生的態度上。學生對老師有十分的恭敬，句句話都能依教奉行，不折不扣，這個人開悟得就快。這個學生對老師所說的是半信半疑，還得研究研究，還得想想老師這個方法對不對，這樣人開悟就很難。所以印祖說一分恭敬心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恭敬心得二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心得十分利益。這個話說得一點都不錯，無論是世出世法，你所修學的成果一定與你對老師的尊敬心是成正比例的。你對這個老師沒有恭敬心，說是你在他會上成就了，哪有這種道理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而恭敬可不是外表恭敬，是內心裡面依教奉行，這叫真正的恭敬。可見得是多數的學生對老師不能完全依教奉行，陽奉陰違，表面敷衍，心裡還是不服，所以他不能成就。

我們讀《六祖壇經》就有個很好的例子，你看惠明，惠明在五祖會下完全用的是分別心，所以沒有成就。六祖得道之後，他也跟一夥人去追他，想把衣鉢奪回來。遇到六祖之後，六祖叫他安安穩穩坐在那裡，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，正這個時候，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他開悟了。為什麼？他在這一念之間對六祖起了恭敬心。六祖教他什麼都不要想，把一切念頭放下，他能照做，所以一句話點醒了他，他恍然大悟。像這種方法五祖在黃梅不知道教了多少遍



，他為什麼不悟？他心沒有定下來，沒有回光返照。可見得悟與不悟是對老師的恭敬心，對老師的教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依從？惠明接受六祖的教學是百分之百的，一絲毫折扣沒有打。所以一剎那當中他就能回頭，就把他的茅塞給拔除，心開意解。佛祖教人是平等的，絕不會說偏一個，對這個好，對那個不好，沒有這個道理，都是我們自己的分別心。果真說對這個好，對那個不好，他也不是佛、他也不是祖，他跟我們一樣是凡夫，哪有這個道理！教學是公開的，絕無祕密。傳給六祖那個祕密傳法是不得已，那要是公開的，公開人家不服氣，要整他、要找麻煩的，避免這些糾紛、避免爭執，不得已而用的方法。所以佛法裡頭沒有祕密傳法的。

一乘法是真的，方便法不是真的，可見得所講的聲聞法、菩薩法都不是真實的。但是在一乘裡面才這樣說，你要對一般人來講，阿羅漢法不是真實的，菩薩法也不是真實的，那就麻煩大了。聲聞法、菩薩法都是佛說的，怎麼不真？要比起一乘法它就不是真實的，不跟一乘法比它是真實的。不但聲聞、菩薩法是真實的，五戒十善也是真實，五戒可以確保人身，十善可以生天，可以享天福，那怎麼不真？這就是說我們在哪個境界裡，對什麼樣程度人說什麼樣的法。蓮花長成熟的時候，花謝了，蓮子成熟，這表示什麼？表示的「廢權立實」，這就是法華會。裡面蓮子成熟，眾生的根性成熟了，這個時候可以接受一乘妙法，經文裡面所說，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在《六祖壇經》也是如此，你看六祖自己所說的，對神秀弟子講，你的老師是神秀大師，接引大乘人，是三乘裡面的大乘，他的對象是大乘人。而六祖的對象叫上上乘人，不一樣，接引的對象不相同。上上乘人是一乘根性的人，不假方便，什麼方便法統統用不上，直捷了當就說最上乘法，為最上乘人說最上乘法，這是「蓮華」所表的意思。

後面四句從本垂跡，這是「為蓮故華，喻從本垂跡」。經文裡面說，「我實成佛以來，久遠若斯」，在《法華經·壽量品》裡面講得很清楚，釋迦牟尼佛在久遠劫已經成佛了，不是在這一世。而他老人家為了方便教化眾生起見，應以佛身得度者就示現佛身而得度之。在三千年前，在北印度這一帶有許多修行的人，機緣成熟了，應以佛身得度，佛就示現八相成道來教化他們；應以菩薩身得度的，佛就現菩薩身來度眾生；應以人身得度，他就示現人身，完全是眾生機感相應。所示現種種身全是佛的應化身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千百億化身，包括各種不同的樣子，所以叫隨類化身。本早成佛了，明心見性，證得清淨法身，圓滿報身，這是從本上說。跡相上說，隨類應化，應化的目的是誘導眾生同成佛道，這是佛教學的宗旨。

「華開蓮現，喻開跡顯本」。這個在教學過程當中，可以說是大的區分，完全垂跡，把自己的本隱藏起來，自己本有的身分隱藏，以垂跡相來應一切眾生，這是教初學的。到學生有相當程度，必須要告訴他自己是什麼身分，令學生起恭敬心、起稀有心，激發他向上，這個用意都很深，生稀有之心。為什麼不一開頭就告訴他這個身分？一開頭告訴他，怕眾生根性劣的害怕，不敢跟他學，把他嚇退了心。所以一開頭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分隱藏起來，跟大家好像是同一樣的分身，於是乎大家相處在一塊都隨隨便便的，好像滿不在乎，這叫方便接引。經文裡面講，佛離開了皇宮到伽耶城，在那個地方坐道場示現成佛，說「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等」，這是「開跡顯本」的意思。到末後這個蓮花就是花落蓮成，這是「廢跡立本」，我們表解裡面的第七句。

經文上說「諸佛法皆如是」，諸佛法皆如是，所以佛佛道同。為度眾生，無論什麼樣的設施都是真實不虛，像我們前面所舉的，

「粗妙、權實、本跡」，種種的說法、種種的設施，都是為了方便接引。而前面所講的這些義趣，與蓮花長成、開花、結果有許多好像是相似，都可以來做比喻的，這才取蓮花來做比喻，所以以蓮花來比喻前面所說種種妙法。所謂妙，並不是講去了粗的而取它的微細之妙，那就不妙。妙在哪裡？就粗能顯微細，就事能顯其理，就相能顯其性，這個才妙。說離了事相來見其體性，那有什麼妙頭？所以一乘不是離開三乘說一乘，三乘就是一乘。

《華嚴》裡面所謂一真，並不是離開十法界另外有個一真，不是。十就是一，妄就是真，十法界是妄，一法界是真，一與十不二，真與妄也不二，這才叫妙。所以你是會了，就是悟了，你住的是一真法界；你迷了，你住的是十法界，實在講一真法界跟十法界都在此地。再跟諸位說，一真是名，十法界也是名，事是一不是二。為什麼一椿事情有兩種名？一椿事情你的心境有迷悟不同，迷了叫做十，悟了叫做一。說一是對十說的、對迷說的，真正悟了，一與十都沒有了。悟了之後，還真以為有個一真法界，那又糟了，又著了一真之相，還是迷，還不是悟。所以經上常講「會三歸一」，「即粗顯妙」。就好比蓮花「即染而淨」，它生在淤泥裡面，淤泥是染，長在這水裡面，水表示淨，淤泥表示六道，水表示四聖，它的花開在上面，染淨都離開了。雖然染淨都離開，它有沒有離開染淨？它的莖在水裡頭，根在泥裡面，你們諸位想想這個意思，花開在水上面。可見得四聖、六凡跟一法界是一不是二，沒有二、三。佛叫我們就蓮花這個意思去悟妙法，所以這個題目叫做「妙法蓮華」。

「經」這個字是通題，我們每次講經都要介紹一遍，諸位要聽多了，這個字就可以省掉。在這裡我們也應應故事。這個字古人翻的意思非常多，說得最詳細的《華嚴經疏鈔》，它有十種意思，一

個經裡頭含著有十種意思。通常講經是避免麻煩，說十種真是很費事、很費時間，一般講法都用四個字，「貫攝常法」，我們這個表裡面就用這四個字貫攝常法，這是略說。貫是貫穿的意思，所謂貫穿，拿我們今天來講，就是言語文字有條理、有層次而不錯亂。在佛法裡面，老同修都曉得，有科判這門學問，科判就像一條線一樣，把整部經都貫穿，從「如是我聞」到「信受奉行」，真是一脈相承。能夠用科判這樣子判下去的，這個文章叫一流的文章。在今天講就是科學的體系，它有整個的一個系統，有個體系，思想是有條不紊，說理說事清清爽爽，這是好的言語、好的文章。文章無枝葉，裡面多一個字，這個字是廢字，可以去掉的；你說少了一個字，少了一個字不行，就不通了。文章的言語文字做到不增不減，這才能獲得一個貫字。

所以這個貫字不容易，學文章能夠學到貫字，這個文章是上乘一等的文章。過去我們老師教國文，也叫我們試驗，把《古文觀止》搬過來，搬過來怎麼？你給它改改，你給它加幾個字，或者把它刪掉幾個字，看看行不行？試驗一下，給它加上了幾個字，是不必要的，沒有那個可以；刪掉這個，刪掉就不通了，真不行。那個文章就是做到不增不減，就變成我們文章的模範文，範文。言語也是如此，一句話說出來，這個裡面不多一個字，也不少一個字，這是好的言語，這才能做到個貫字。而佛經大部的，像《華嚴》、像《大般若經》，都有科判，科判一展開，曉得這個裡面確實沒有一個字是廢字。你要想把它添一點你也添不進去，人家文章就做得這麼到家。這是說文。文有體系思想就有體系，貫穿義理，文以載道。

第二個意思就是「攝」，攝有攝受的意思，就是能夠攝受所化的眾生。攝受就是他的理論、他的言詞好像有一股吸引力，確實能夠教人聽了之後這個心裡面能受感動，念念不忘而嚮往之、效法之。

，拿現在話講就是能動人心，它有這種力量在。第三個意思是「常」，常就是真理，永遠不變，無論在什麼時代、無論在什麼地域，三千年前在印度是這個道理，三千年之後在我們台灣還是這個說法，永遠不會變更的，這叫真理，永遠不變的，萬古常新的，時代怎麼進步、怎麼變化，它這個理都用得上，都能適合，不會被時代潮流所淘汰的。不但它永遠能存在，它還萬古常新，這是常的意思。

「法」是規則，就是原理原則，是方法。十法界眾生共同遵守的方法，依照這個方法才能成就智慧，才能夠得到福德，福慧圓滿的方法。我們求福求慧，要做到最圓滿、最究竟，那個方法就在這裡頭。所以「經」含有這四個意思，合起來稱之為《妙法蓮華經》。經題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。下一次我們還要講講玄義，講講經裡面的大意，把經中大意講完之後，再開始講經文。講大意也有好多好處，經文很長，我們用短短幾次時間，把這個經裡面的義趣，重點先提出來，做個簡單的介紹。